

X大学就是这么邪乎？

叶育龙◆著

诡校笔记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诡校笔记

叶育龙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校笔记/叶育龙著. —北京：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0.12

ISBN 978-7-5113-0795-8

I. 诡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3118号

诡校笔记

GUIXIAOBIJI

著 者 / 叶育龙

责任编辑 / 文 锋

封面设计 / 秋水书衣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16开 印张 / 16 字数 / 261千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795-8

定 价 / 26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► 目录

诡校笔记

楔 子	001
第一章 魂兮归来夜.....	005
第二章 神秘的皮夹.....	017
第三章 诡异 X 校园.....	029
第四章 双眼所见.....	036
第五章 寻找何兮兮.....	049
第六章 澡堂大惊魂.....	064
第七章 密室.....	069
第八章 第二件遗物.....	076
第九章 惊心女寝室.....	098
第十章 森林迷宫.....	117
第十一章 禁地.....	126
第十二章 诡校心惶惶.....	151





目 录

诡校笔记

第十三章 夜半诡话.....	160
第十四章 侗阿族遗迹.....	172
第十五章 畏罪自杀案.....	180
第十六章 凶手就是你.....	191
第十七章 643 寝室.....	209
第十八章 最后一封信.....	217
第十九章 灵魂的归宿.....	224
尾 声	245





楔 子

兮兮感觉唇上一热，全身血液似乎全部都在往脑部涌去，于是整个脑海里飘飘荡荡。

上海，X大学校园。

何兮兮刚从学校图书馆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时间已经有点晚了。四周一片静谧，夏初的空气中带着燥热，夹杂着轻轻淡淡的花草香味。身上衣服穿得颇少，有点露骨，风儿像色鬼一样，抚过何兮兮每一寸裸露在外的肌肤。她激灵一下，打了个冷战，无边无际的黑夜使本来就胆小的她更不敢多想，便一头扎进连脚下的路都几乎要看不清的黑夜里。

只有灯，但也很暗。

有脚步声，却很安静。

突然，从远处传来“呀”的一声，撕破这份虚假的安宁，非常刺耳。何兮兮猜测那一定是一种叫乌鸦的不吉祥鸟，想到这里，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。

焦急地从图书馆回到宿舍，舍友唐衣见她回来，就递过一封信件给她：“你去哪了？到现在才回来？给，这是一个同学托我转交给你的。”何兮兮一手接过那封信件，它的外封有点油黄，封面上大大咧咧地只写着：何兮兮（收）。

兮兮大概猜到是谁了。

可是那家伙为什么不直接打个电话？这个年头写信有意思吗？可是当兮兮掏出手机要看时间时，才发现原来手机在进图书馆前习惯性地给关机了，直



到现在都没有开机。

怪不得了。

兮兮笑了笑，暗暗地怪自己粗心。坐在自己的床铺上，然后她把信拆开，带着期盼，她焦急地从信封里头抽出一张纸条。兮兮吃了一惊，但是信封里真是除了那张纸条之外，再无其他。

那家伙在搞什么？

兮兮丈二和尚般地打开纸条，上面的字迹跟信封的笔迹如出一人，歪歪斜斜地写着一句：

亲爱的兮兮，我在假山上等你来，你不来我就不走，我会一直等下去，一直等下去……

纸条后面还画着一个期盼的娃娃脸表情。兮兮笑了笑，感觉有点无奈。她站起身问上铺的唐衣现在几点了，唐衣半倚在床头捧着一本言情小说，爱理不理地答她：“快 11 点了。”

兮兮走到窗户旁边，拉开半闭的窗帘从寝室的窗口看出去。X 大的生活区颇为宽阔，面积不小，从住宿区只能隐约看见 X 大校园的假山之畔，那湖水碧波，荡漾着月光一般的光线，有点美轮美奂。

那家伙的脾气固执得像头牛，敢情还在那假山上等着呢！兮兮不敢不去，回到寝室加了一件红色的风衣，然后带上门便下了宿舍楼来。

夏初的夜风很是奇怪，从刚才的燥热变成带着秋天的萧瑟和阴森。或许是自己太敏感了？她浑浑噩噩地弓着身子向假山的方向跑去。

假山在 X 大北角、学生住宅区的旁边，山周围郁郁葱葱的环绕着许多人工养殖的杉树樟树，树木与假山被人工湖围绕在其中，像是一个岛屿傲立中间，平时很多的情侣会在这个地方培养感情，偶尔来一些亲密接触。

兮兮赶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十五分钟以后，听着自己大声大声的喘气，兮兮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。趁着此刻站在假山之旁，兮兮试图寻找那写信人，但四周黑压压的看不见什么东西。

在哪呢？兮兮忍不住敞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喂，我来了，你出来吧！”可



是四周一片依旧静谧，没有人回答她，就像连阴森的假山都跟着睡着了一样。

月光如水银般洒下来，洒在兮兮的身上，她借着月光麻利地找到了能爬上假山墙面的一边，这条路虽然陡峭，但是要爬上去并不难，她循着假山一侧那条凹壁蹑手蹑脚爬上去——因为学校是不准学生私自攀岩的，所以兮兮每次上来总是要偷偷摸摸轻手轻脚。

费尽力气爬上去之后，兮兮又累得一脸的汗水，才回过神来，结果有一双手从后面突然把兮兮搂住，兮兮吓了一跳，几乎要喊救命。

那人一把捂住她的嘴说：“是我是我，别叫！”

兮兮辨得出声音，松了一口气：“我刚叫你半天，你怎么没回答我，我还以为你生我气走了呢！”

“亲爱的，你也真是狠心，把我一人扔这里这么久，说！该怎么罚你？”那人略带俏皮的回答。

“对不起啦，我刚在图书馆，手机关机了，回来才看到你给我留的信。”兮兮略施歉意，接着问道：“怎么啦？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非要有事情才能找你吗？”那人语气中有点委屈，“我就是想见见你，我想你了！”话还没说完，就一把过来要搂抱兮兮，兮兮有意无意地避开了。“别啊，在这么高的地方你还动手动脚的，等会儿摔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！”从假山之上，兮兮看了看脚底下的湖水，自己站在两三层楼房的地方，还真有点眩晕。

那人不愿意了：“抱一下都不行吗？你不挣扎就不会掉下去了嘛。”说着话又过来抱兮兮，兮兮把那人的手打开叫道，“好了啦，你再这样，我就生气了！”

他突然一屁股在假山上坐下来，哼了一声。兮兮有点内疚，于是在旁边坐下想安慰，却听见他又冷冷地说，“你是不是喜欢别人了？为什么最近老是对我这样，为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我……我怎么会有喜欢的人呢？”兮兮被说中了心事，着急中说话有点大舌头，接着黯然神伤的又加了一句，“谁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呢？”

“兮兮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以前不是很要好的吗？为什么现在你突然对我这么冷淡，你告诉我！”

兮兮欲语又止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你果然还是喜欢上别人了对不？说！他是谁？”亢奋的语气。

“别这样。”兮兮被他激动的钳住双肩，有点痛。那人见弄痛了兮兮才慢慢



地放开她，她低下头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可是不管我是不是喜欢别人了，你知道我都是不可能答应你的！我们两个一生出来便注定这辈子不可能的，我们当好朋友不行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我爱你，我比谁都爱你！这就够了，兮兮，别离开我！”

面对着激动得发狂的人，兮兮差点眼泪掉下来，她知道对方一直深深爱着自己，待自己极好。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了，但是……兮兮哭了。

月光之下，夜光粉一样的光线，甚是迷人。兮兮本来就长得很漂亮，在学校里算是那种任谁见了都为之倾倒的女孩。特别是在此刻，眼见着这么一个美貌的女孩在自己面前哭泣。

他顾不上其他，伸手抱着兮兮向她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刚才话说得太重了。”

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像化了妆，宛如花树堆雪，隐约可以看得见兮兮那微微上翘的嘴唇，甚是迷人。她的发香带着一股妖娆的气息，吸入鼻孔。他的心中一荡，全身血液沸腾。突然，他低下头去吻兮兮。她吓了一跳，又羞又急地想推开突如其来的环抱，没想到他的臂力颇大，过来就死死地搂住兮兮的腰。

兮兮感觉唇上一热，全身血液似乎全部都在往脑部涌去，于是整个脑海里飘飘荡荡。想再推开他，却是怎么也使不出力气。他听见兮兮有点沉重的喘息声，胆子渐大，伸着手地往兮兮的胸脯袭过去。

突然兮兮像触电般地一把推开他：“不要！我们不能这样的，不行！”兮兮忙不迭地抠住那只手，整了整自己的衣衫，然后站起身来想离开，那人拉住她的手，却是没有说话，兮兮知道空气中那是抽泣的声音。

兮兮有点难受，最后低着头慢慢地说：“你很好，真的！可是你不该这样。”

当兮兮憋着眼泪从假山上下来时，她听到来自山上更高亢的声音，虽然带着哽咽，但还是很清澈明了，像眼前波光粼粼的湖水一样荡漾在空气中——

“我什么都不要，就只要你，我就是色鬼！”

“我就是色鬼！”

“是色鬼！”

“色鬼！”

“鬼！”



第一章 魂兮归来夜

梦？刚才发生的林林总总，竟然只是一个梦？

夕阳沉下去许久，很快，天空就覆盖上一层泼墨一般的黑。

今天是八月的十三号——不是很吉祥的一个数字，且离阴历的鬼节也不远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，石南心里老是静不下来。窗外的夜一眼望不穿，比起平时要安静得多。石南起身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瞅了一眼客厅那台甚至可以听见摆动声的古老落地钟——七点半了。石南百无聊赖地把无聊的电视节目关了，走向卧室。

这个暑假已经差不多是尾声了，石南就在前几天收到了上海 X 大的录取通知书。石南别提有多高兴了，刚收到通知书的那几天，心里的石头才全部落下——因为那该死的盲目的地狱般的高中生活已经远去了。石南嘻嘻哈哈地把所有的暑假时间全部用来打网络游戏和睡觉。

只是，特别在暑假尾巴的这几天，不知道为什么石南开始失眠，并且常常易怒多疑，连石南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。

难道自己也有更年期？

难道自己见鬼了？

打开电脑，石南只想上上网，跟自己的那些狐朋狗友聊聊天唠唠嗑儿，聊以解除心中的苦闷。

只是刚登上 MSN 的时候，上面一个人都没有。石南心头为之一震，整个心都凉了，现实中本是家徒四壁书侵坐，没想到连网上都是寂寞空庭春欲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感觉从窗外突然吹进来的风很阴冷，石南没多想就趴在键盘



上，他感觉到很累，真的很累……

就在这时，手机来电铃声响了！石南吓了一跳，来电显示的是许岳宇——石南高中关系最要好的同学之一。

这个时候这家伙打电话来，难不成是想请我吃饭不成？石南想了想把电话接起来：“摩西摩西，阿宇！”

“摩你的头！”许岳宇劈头盖脸的骂腔跟往常一样，“我说，石南你现在在干嘛呢？怎么听见你叫我的名字像见了鬼一样！”

石南清了清嗓子笑了笑：“嘻嘻！没什么，这几天有点小感冒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不会是想请我吃饭吧？”石南开了个很肤浅的玩笑。

“对头！”那边的许岳宇用“I服了YOU！”的语气说，“你还真神！我就是想请你出来，这里还有一堆咱以前的同学，现在都在聚会着呢！你快来，我们在老地方——1+1酒吧。”

石南有些犹豫，因为现在时间真的已经不早了，1+1酒吧在西安的东大街那块，离石南的家颇有一段距离。石南本想拒绝，但许岳宇没给他任何机会，斩立决——说完不管答应不答应直接就挂了电话。

石南看了一下时间——八点整。

两分钟后，石南拿了件风衣披上，然后出了门。

出租车颠簸地向前飞驰，石南把车窗摇下来，华灯初上，西安整个城市被笼罩在霓虹彩灯之下，这个夜，喧嚣异常，热闹非凡。万家灯火就像萤火虫一样，格外的好看。石南的心有点沉沉的，一路上左眼皮不安分地一直在跳动着。不会是要发生什么事吧？石南使劲地揉了揉生涩的眼睛，两只手握成拳，竟然沁出一手心的汗水来。

八点二十分。

到了1+1酒吧，石南裹紧风衣，一头钻了进去。

很快就找到了许岳宇所说的包间。在幽暗的角落沙发里，一排男女围着电视音响，兴致勃勃的高歌或咧嘴大笑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光线不足，石南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一群老同学的面孔，都很陌生——好陌生的熟悉人。



只是让石南有点尴尬的是——貌似每个人都是一对一对的，人家都是带着自己的对象来的，唯独自己一个人来了。看着卿卿我我的男男女女，石南有些不好意思。

所以，他打了个照面后，就挑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跟着大家坐下了。

许岳宇抓住这个能揶揄石南的机会，拥着他的肩膀便又骂起来：“我说石南啊，你有出息没有，搞了半天你还是一个男人一个帮是不是？你看……人家都是一对一对的！你却一光杆司令！！”许岳宇做了个手势喊了个高音，“亚当啊！你的夏娃在哪？”说毕大笑。

“呵呵。”石南有屁不敢放，搔了搔后脑勺干笑两声。悲哀一点，尴尬一点。接着觥筹交错，大家又是讲笑话又是划拳。石南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单，手上的酒也就没停过。

耳边尽是嘈杂的调侃声，音响里轻轻缓缓地飘出一缕相当干净的女人歌唱声：

我开始构造古老传说画面很仓促的中国情节
我在表达器械中写下记录你容貌的有关字样
古老的冰川溶解
思念最后的环节
我的热恋已疯狂倾泄
我的热恋开始疯狂倾泄
眼睛紧锁着眉叶
时空完成的礼节
四世纪的书写
翡翠杯琥珀光
如被茶浸过一张
缓慢联想正如你歌颂月光
我在听你歌唱
窗花倒影的瞬间
思念力量诠释时空的漫长
下弦月记不起



心里悬浮的温度
半堵红墙挂满孤独笑容
剪不破我穿越
试图飞翔的天空
已被衔接上下的片断架空

石南的眼神不自觉地盯向对面角落——一个长得很清秀干净的女孩。在昏黄的闪光灯中，依稀可以感受到她那股慑人的气质。石南感觉就像被某种事物抓住一样，被她吸住了。

她长着一张鹅蛋脸，长发披肩，肤色奇白，特别是穿了一件雪白的连衣裙，就像是画中仙女一样，却又活生生地坐在眼前。石南感觉到女孩周身散发着一种很可怕的气息，至于这是什么，石南也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她就像安妮宝贝书里那个总是爱穿白色布裙的女孩，他怔怔地看呆了。

她不是我们班的同学，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场合？

终于，女孩不经意抬起眼眸，与石南的眼光交接在一起。石南心动一荡，酒差点洒出来，整个身子都凉了。石南感觉她的眼神很冷，赶忙低下头来，脸烫烫的。

等石南再次偷偷看她时，女孩已经垂下眼睑，兀自玩弄着手里的杯子。石南有点后悔刚才的冒昧——或许那个女孩因为自己刚才的轻浮，把自己当成了纨绔子弟也不一定呢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石南再次很大胆地看着她，如果不是在这种喧嚣的场合下，石南都要怀疑自己见到幽灵了！

她到底是谁？

女孩继续沉默着，没有人过来跟她搭讪——看来她也是一个人。石南努力地回忆以前同班的女生中，哪一个跟她相似，但是想不出来。石南肯定，这个女孩一定不认识的。本来想问许岳宇，但是许岳宇已经坐在远处，跟别人闹得天翻地覆。石南不敢造次，怕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该不该过去认识她？或许本来就认识她了，只是忘了。要是她有男朋友在周遭，那自己岂不是妄作小人？

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麻痹作用，石南竟然站起身来，直接向女孩走过去。

石南冒昧地问她：“你好！嗯……请问，我，我，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”



石南心跳乱得连话都说的有点发抖。女孩抬起头，用一种很别样的眼光看着石南，看得石南想要退缩。女孩没回答，只是下意识地往里挪了挪，让出一个位置，她的表情依旧是冷冷的。

石南思忖着坐下，却不知要怎么开口，甚至还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。女孩却开口说话了：“你是石南？”

“嗯。”石南心里一惊，这个女孩竟然认识自己，“你认识我？”

女孩垂下眼睑，不置可否。石南小心地问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变了很多，我没认出你来，你是？”

女孩抬起头看着石南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我是何兮兮。”

石南这时才如梦初醒，暗骂自己健忘——这个女孩其实是以前隔壁班的一个学姐，因为一次机缘认识，后来就再也没机会碰过面。现在看看，倒有几分印象。不过也难怪，以前石南见着女孩脸就变红苹果，跟她还不算熟悉。

“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……变化挺大的，变得很漂亮！”石南发现最后这句话有点无赖，赶忙添了一句：“最近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何兮兮始终不敢抬头看石南。

“你一个人还是？”石南这次小心地问她，不然要是被别人冠以“挖墙脚”的罪名，搞不好还要浸猪笼。

何兮兮点了点头。石南想再找话题，却不知要说什么好，下意识地握紧手心的酒杯。这次何兮兮先说话了：“你今年毕业？”

“嗯，刚被上海的X大录取！”石南炫耀起来，因为能上X大的人，其实都很令人嫉妒的。但是，他突然发现何兮兮的眼睛在听到X大这所学校的时候，突然睁着眼睛看着自己，瞳孔放大。石南心中惴惴——她为什么会有这个惊慌的反应？

“我说错了什么了吗？”

何兮兮突然回过身来，惘然若失地说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没，没有。”接下去何兮兮便一阵沉默，石南不知道这个女孩在想什么。她像一座冰雕，在燠热难当的八月里依然寒气瘆人。仿佛身边的一切事物都与自己没关系。

这样的沉默，一直持续到聚会要散去。大部分的人都喝高了，甲驮着乙，乙驮着丙，最后甲乙丙丁相互驮着从酒吧里出来。石南本来想跟许岳宇一起回去的，但是许岳宇艳福不浅，被几个女孩争着要“十八相送”，所以自作多情，



所以只能作罢。

走到大街，石南发现自己落单了。街上的同学各自离去了。

街上的风很冷，行人变得稀少。

石南看了一下表，午夜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就在他准备拦车也离开时，他看见何兮兮站在前方的街道，正看着自己。石南从她看自己的眼神，有点明白。直觉告诉他——她需要他的帮助。她的眼神就像是黑洞，在吸引着石南的一切，石南直接就踏进了没有人知道的迷宫。没有多想，石南向她跑过去，拉住了她的手腕：“等等，你一个人吗？”她的手腕竟然如此的冰冷。

何兮兮的眼神有点疲倦，很是散乱，没有任何表情的回答他：“嗯。”

“那我送你吧？”石南习惯性地搔了搔后脑勺，并加以解释道，“我的意思……是两个人比较安全一点。”

车窗外的霓虹灯，一闪而过。

石南坐在何兮兮的旁边，甚至可以闻到女孩身上自然而然散发的气息。从车窗外吹进来的风，扬起何兮兮的头发，拂在石南的脸颊，感觉很是惬意，甚至都不敢相信，可以跟这个像鬼魂一样的女孩挨得这么近。何兮兮看着车窗外，终于，许久才吐了一句话：“刚才忘了跟你说，我也是 X 大的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石南很奇怪今天讲起话来怎么老是结巴：“那么说，你还是我学姐呢！”石南的黑色幽默没讨到好。何兮兮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再说话，似乎这个女孩一贯的喜欢学男孩子一样——装酷。

“那学姐，我去学校人生地不熟的，可就劳你多照顾照顾了！”

何兮兮转过头来看着他，然后冷冷地说：“我会主动去找你的。”

石南浑身只觉得一冷。

车子这个时候突然停下来，石南还没回过神来，就看见道路两旁是两排鳞次栉比的小楼。路边影影绰绰的勾勒出有序的树木轮廓。几棵树已经死去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，很是可怕。偶尔不知道是哪个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犬吠声。石南又是一哆嗦——在西安这个古城里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。要是现在突然飞过一只乌鸦，会把他吓死。

像是一个小村庄，简直是不该有人迹的地方。所谓的古老，原不过是荒芜



的别称。石南突然想起了宫崎骏的动画片《千与千寻》，好像自己也进入了一个无法预知的世界。

下了车，石南生怕这么偏僻的巷子很难打到车，所以给了司机一点小费，叫司机在原地等他。司机看在钱的份上很爽快答应了。跟着何兮兮拐进了一个巷子，依旧是一片黑压压的，连路灯都没有。石南心中惴惴不安，跟上前去问何兮兮：“你家怎么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”

何兮兮没有停下脚步，边走边回答：“这里的房价是市里最低的，穷人都在这一带。”然后何兮兮指了指眼前的居民楼说：“这就是我家了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客气，太晚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”

“等等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石南转过身想走，又回过身来，猜想着或许她想客套一下请自己上去坐坐。但是何兮兮没有回答，着手从口袋里取出钥匙开了门，便进去了。石南看见破旧的居民屋里，亮起一盏昏黄的灯光，隐约听到屋子里爬楼梯的声音。

她想要做什么？

五分钟后，何兮兮走了出来，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的皮夹子。

“给。”

“这是？”石南伸手接过那个皮夹，感觉不重，甚至有点轻。不过……皮夹的上面似乎有字，石南低头睁大眼睛细看，好像写着两个钢印的字——侗阿。什么意思？里面又是什么东西？因为自己送她回来，所以送自己的礼物？何兮兮竟没有回答，转过身便欲进门，石南脱口而出的叫住了她，“等等，何兮兮！”

何兮兮拉开了破旧的木门，然后缓缓地回过头来对石南说：“记住，不要擅自打开它！”

门“哐当”的一声，关上了。

石南握着还留有余温的皮夹子愣在黑暗之中——这是什么？这是她送我的？还是只是让我保管？石南想敲门叫何兮兮出来问个清楚，但又不敢敲。站在门口，像被人点了穴。

夜，此时更加深了。

石南不知哪来的想法，伸手过去，要去拉开那个黑色的皮夹子。就在这时。突然，一个黑影飞快地从石南面前掠过去，石南吓了一大跳，皮夹子在慌乱之



中飞了出去，而此刻出现在石南面前的，竟是一具恐怖狰狞的骷髅头骨！

那个头颅上，甚至还爬着一只只蠕动着的蛆虫，最后它动了动赤裸在外的牙齿说：“你开了它了！哇哈哈”石南吓得一口气提不上来，挣脱了被抓住的手臂要逃，结果脚上不知绊到什么东西，直接摔倒在地上。他只感觉刚被抓过的手臂疼感渐浓，撩起袖子才发现手臂上出现五个手指抓痕！

那个骷髅，慢慢地，慢慢地向石南爬过来，所爬之处，无不染血。它念念有词道：“一户一强良，侗阿同觅蟒。待得左右牵，漫过地平面。脚踏头上弦，登天做月仙。侗阿守强良，亦让世人羨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石南浑身一哆嗦，打了个激灵醒了过来，吓得连桌上的键盘都被他推到地上。卧室此时是黑压压的一片。

灯，未开。

石南看不到黑夜的尽头是什么，只有面前已经自动跳成屏幕保护的显示器，像幽灵的舌头，吐纳着晦暗的光线，照不亮整个房间。

梦？刚才发生的林林总总，竟然只是一个梦？

石南不敢相信，这个梦竟如此的真实。他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了，反正这也不重要。石南心有余悸，要站起身来开灯，这时他才发现两条腿直哆嗦。在灯光下，石南使劲地揉了揉太阳穴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来，石南的后背已经几乎都湿透了。风摇曳着窗棂，咯吱咯吱的响动着。石南感觉有点冷，赶紧冲过去把窗户扣上。但是，还是关不住心头的一片寒意，许久许久也没有回过神来。

女孩、黑色皮夹、许岳宇、骷髅……在石南的脑海里，杂乱无章的来回放映。他脑子已经有点乱了，究竟哪些是梦，哪些是现实？

罗伯特说：“梦总是最近这几天印象比较深的事情作为内容。”但是石南清楚的记得他跟何兮兮这几年来，从来没有联系过，并且几乎已经从心里忘记这个女孩的存在。但是，今天晚上的梦，让他心神不宁。

怎么这么奇怪，突然梦见她。还有……黑色的夹子，那个黑色的皮夹子！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
石南突然想到恐怖电影的情节：一般，要是电影里的主角梦到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，那么接下来的镜头就应该是自己手里奇迹般的出现梦里那个黑色的